

谈古论今

画到生时是熟时

■ 魏寅

古代专事画竹者不乏其人。清代画家郑板桥把竹子画得清新隽秀、独具一格，因此广为人知。历经40载春秋，郑板桥“日间挥写夜间思”，在熟谙各类竹子的外表形态、独特风姿之后，不惜“冗繁削尽留清瘦”，逐步达到了画筋、画骨、画精神的境界。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，他将画竹的真谛总结为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。

“画到熟时”不难理解。经过艰苦磨炼，取得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进步，画技就能日臻纯熟。何谓“生”呢？生者，新也。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，在熟的基础上再度探索、更上层楼，又会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未认识到位，还是生的。画竹如此，对于探索新领域、发现新知识而言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由生到熟，变熟为生，再化生为熟，就不难在生与熟的演进中，实现认知的螺旋上升。

俗话说“熟能生巧”，但满足于熟、止步于熟，却未必能生出巧来。明朝张溥，

每读书必亲自抄写，抄完诵熟就烧掉，然后再抄再读，直到读得滚瓜烂熟，因此留下“七录七焚”的佳话。有的人慕其声名、学其方法，却只见其熟、不见其巧，结果收效甚微。其实，如果只在旧的认识水平上原地踏步、徘徊往复，不潜心去分析新矛盾、探寻新路径，势必会感到无新可创、无可可生。也许正因为这个缘由，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观察到X射线却视而不见，与伟大成就擦肩而过；日本科学家古在由直遭遇了青霉素却疏于研究，与历史性功勋失之交臂。

有人感慨，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。或许，这只是缘于感觉钝化、视线虚化、内心沙化，想象、灵感、激情便随之渐渐枯萎。如此一来，“熟视无睹”便在意料之中了。而自觉将对象陌生化，往往是自我超越、自我突破的开始。让模糊的眼眸重新清亮、让麻木的触觉再度敏感，重新审视那些本已熟悉的事物，也许，新的风景就会呈现于不经意之间。

韩愈和贾岛关于“推敲”的轶事，早

已成为文坛典故，似乎再没什么特别的文章可做。美学家朱光潜经过再“推敲”，却提出了新见解：断定该用“推”或“敲”的前提，首先要弄清庙里有几个和尚；倘若只有孤僧步月归寺，这门当然是他自己掩的了，若敲，反倒显得做作。事实上，发扬领异标新的创造精神，大胆设问、勇于质疑，善于从熟悉的事物中理出生疏的因素，有助于揭示新的规律，开掘新的工作面。

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，其实可以推而广之。现实中，积分制不是新事物，但有些地区用积分制推动公共服务同城共享，令人眼前一亮；“悬崖村”脱贫难，有的地方反弹琵琶，开农家乐吸引游客，打造扶贫飞索……类似的微创新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务实管用的方案。这也启示人们：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创新的空间，而是缺少创新的耐心与智慧。

摒弃浮躁态度，葆有好奇之心，点燃创新热情，再熟悉的路途也会有不一样的风光。

老照片

上世纪50年代登上《人民画报》的“网红”之志愿军归国代表李雪三



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（1910年—1992年），河南省修武县人。（新浪）